

天娱采访

李竞雄，87年生，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热爱所有球类竞技和音乐风格，认为倪妮是最美的女明星；喜欢罗素和海明威，觉得《纸牌屋》里 Clair和Underwood的爱情方式也挺迷人。他眼中的艺术是“一个有肉欲感的老女人”，有故事，很性感。个展包括2013年的“南方舞厅”和2014年的“LeJX”。他以极端特殊化的观念逐渐获得关注，在作品中引入血浆、尿液等身体元素，并用机械手臂等更为粗暴的元素对作品构建。2015年，他将带着全新创作作品参加明天的派对。

“反正人生不是比赛，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不过人总是需要一个ego，你说不清楚它是什么，可能今天是一只橄榄球，明天是一辆法拉利，后天是一个漂亮姑娘，但是它一直存在。”李竞雄坐在满是尘土的闷热的新仓库里，一脸汗水，这么说。上海最热的三伏天，汗水从他脸上滴下来，砸在满是灰土的水泥地上。这个年轻艺术家最近在做一组关于睾丸的摄影作品，前文是关于他想要什么的回答——ego、原始之美、运动、性以及一切，充满了诱惑以及征服欲，但他的作品像他本人看上去那样，是干净的。

出身于江浙生意世家的李竞雄，在中学时靠疯狂打球发泄着青春的荷尔蒙，那时候他一头红发，成绩不好，追求特立独行，人生目标是去中国传媒大学做电视台的足球解说员。直到十八岁考大学那年，父亲忽然离世。

父亲是白手起家的生意场成功者，一生迷恋苏联的绘画，最喜欢的画家是《伏尔加河纤夫》的作者列宾。他曾经在路灯下偷偷作画，结果成了三千度的近视，后来迫于家庭压力做了生意，但仍然坚持画画，还像模像样地举办过个展。

“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想当艺术家，但后来成了商人，我觉得很可惜。”

填写大学志愿的时候，李竞雄选择就读艺术学院，像是某种针对父亲未竟事业的延续，某种仪式。“他去世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可能其实尽是偶然，我开始享受自己做决定改变某个轨迹的状态，虽然我跟自己说不能太迷恋这种状态。”这是九年之前的事情，他现在说起来语气平静，神情自若，他经常感觉父亲就住在自己的身体里。

现在的他，不相信达尔文，更相信不可能存在的“黑天鹅”——不可预测却又改变一切，他相信量子力学里的不确定性原理，虽然他知道一套理性的科学体系是一个理性玩家面对世界最完美的生存之道，但仍着迷于某种疯狂和不可捉摸。他喜欢《三体》、《黑客帝国》、《盗梦空间》，那些不同于表象的，充满了新的可能性的东西。“如果这个世界非要有一个本质，那这个本质可能就是没有本质，其实这个世界没什么可靠的东西去摸索。”在采访的尾声，无意中说起爸爸的故事之后，他这么说。

他最近在读理查德·耶茨的《革命之路》，面对晋升机会和妻子的再次怀孕，男主角没有像一开始跟妻子说好的那样去巴黎寻找激情与梦想，而女主角则选择一意孤行——自行流产后，因失血过多而死于浴室中。“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我们有时候只能选择不管不顾。”李竞雄反复重述着这句书中的妻子决定打掉孩子陪老公去巴黎的时候说的话。事实上，从海明威到耶茨再到后来的雷蒙德·卡佛，他都喜欢，他们的作品都有着那种干净、利落，简练的优雅。

干净、利落与优雅，他也这样描述自己的作品，“我们不需要脏东西，社会就是我们的美术馆”，“如果我是《革命之路》的人物，应该有75%的可能性我会做出跟他不一样的决定。决定改变不了什么，只是能让别人舒服些。”他笑笑，这么说，可能性被精确到75%。

是的，他同时也很迷恋这种数字带来的精确性，就像他最喜欢的中国城市竟然是深圳——这个以硬件天堂而不是文化传统而闻名的移民城市。在这个充满了速度感的城市里，有让李竞雄醉心的“制造一切的雄心”以及“契约精神”。他喜欢契约精神带来的承诺感，这里的欲望还是干净的。

只有直男才会这么回答“艺术是什么”：“像一个有肉欲感的老女人，风韵犹存，很有味道，很多故事，很性感，几百年豪门恩怨。是最美妙的东西，不合时宜。”

就像他那件被很多人谈论的作品《造型3》——一个有着内置霓虹灯与尿液的透明功放。霓虹灯字样“Rose Selavy's Enterprise”（杜尚伪装女性式的化名）。“你有听过功放放的那首歌吗？是加拿大华裔乐队Dirty Beaches的一首歌，很好听，说的一个女人离开男人的故事。”他稍微抬了抬头，就像是喜欢这个故事中关于“离开”的不确定一样，他伸手抹了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不让它们像之前一样砸在水泥地